

陈家萍 著

读七零后女子诠释民国女子，

感受她缱绻于青灯黄卷之下一颗水晶般的心。

惊鸿伤影

民国才女传奇



 上海遠東出版社

K828.5

90

惊鸿伤影

民国才女传奇

陈家萍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鸿伤影：民国才女传奇/陈家萍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ISBN 978-7-5476-0119-8

I. 惊…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234 号

责任编辑：鲍广丽
封面设计：王 峥
版式设计：李如琬
责任制作：李 昕

惊鸿伤影 民国才女传奇

著者：陈家萍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261 千字

印张：16 插页 1

印数：1-3250

ISBN 978-7-5476-0119-8/1·238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女娲的星空(序一)

王英琦 (散文家、一级作家)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这是华夏民族古老的创世说。与西方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无所事事偷吃禁果相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创世之初就是生生不息的劳动者,且男女劳作的分工泾渭分明:男主外宇宙,女主内性命;男主世界显秩序,女主生命隐节律。

一个“隐”字,既代表了千年中华女性的性别常态,也几乎抹去了她们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换言之,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男权史,男性话语史;一部女性被抹杀、被异化的历史。

然而,压抑愈久爆发愈强,扭曲越甚张力越大。在中国超常态的男权重压下,亘古及今,总不乏现出几个烈女贞女反抗的身影,也不乏少数才女子既为同类翻案,亦为自己申怨。

如我手中的这本书《惊鸿伤影:民国才女传奇》,就是当今一个70后的小女子为昨日民国年间的诸女杰作的传记书。

先看一长串的“花名册”,就足以把人酷昏弄晕:萧红、张爱玲、林徽因、孙多慈、陈香梅、陆小曼、丁玲、石评梅、杨绛……

最难得的是,此书作者陈家萍,并非一味客观照死码的干写,而是带入了主观情感的自我,带有较高审美判断力与评价力的“活写”。再加上作者天生灵动、艺术的语言特性,应当说,这是一本有情有义,极其具有可读性与艺术魅力的书。

看完此书,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出生于70年代安徽肥西县郊的农家

女，怎会对遥远时空的民国女子如此心仪？这种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人性意义？

剖析陈家萍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国30年的改革转型期。她们这一代人，刚一长大，就与物质社会接轨，与手机、网络结缘。满世界的五彩缤纷，却并非人之必需品；满眼皮的酷男靓女，却极少有真人味。过多的安逸消费，过分的依附性、私我性、寄生性，造就了这一代女性人格的异化与贱化。

或许正是敏感于女性群体性的蜕化异化，不甘于作纯粹的物欲女奴，陈家萍开始了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她的目光——很快便聚焦在民国那批亦秀亦豪的女中佼佼者身上。

我相信，那些绽放在昨日星空上的女中俊杰，一定曾使家萍无限感动、神往。当她沉浸于她们纯美的精神世界与爱恨情仇的坎坷命运中时，她一定忘记了现实的苦恼与物利的诱惑。我更坚信，家萍所向往的那种具有反差张力的精神生活，也正是当代女性对现代物质生活的不满与反叛，对更崇美人生的憧憬和追求。

其实，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爱与恨，生与死等矛盾，都是造物赋予人先定的二律背反，即：人的神性与俗性的冲突引起的。

不仅陈家萍，民国那帮女子，只要是人，就逃不脱这前定的程序性宿命。只不过，在今天，在女性，这种冲突与矛盾更显得惨烈，更来得尖锐迫急。

让我们选出书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女子：张爱玲与萧红，进一步深度阐叙女性、也即普遍人性的这一悲剧性的命运吧。

先说张爱玲。张爱玲是其文其人悖论的最好实证者。她的“成名要早”的信念，使她果真很早出名。她对爱的偏执，对自我的自恃，又使她最终走向孤绝与凄惨。可见，名声与爱情，既不能解救人性最深的矛盾，也不能给张爱玲这样的旷世才女带来终极性的幸福。

其次是萧红。萧红传奇般的人生，几乎概括了整个民国女子的彷徨与不幸，浓缩了全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知识女性的苦难史。

张爱玲等小资民国才女的冲突与矛盾，更多地来自纯粹的“性”矛盾：与男性情感的纠缠与冲突，以及在男权的压制下，女性内在人性性灵的被压抑。

而萧红则不仅身受精神性的“性”压迫，更兼受“命”——来自底层物质生活的胁迫与困厄。

从少女时代离开贫困的故乡呼兰河,到后来颠踬逃亡于大半个旧中国,萧红短暂的生活就没脱得了受穷、饿饭、病灾……

与张爱玲等吡着牙花、翘着兰花指,戏谑数落男性(也即普遍人性)弱点的才女不同,萧红小说散文虽乏诡异,也少幽默,却自有一种所有才女加起来也达不到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这就是来自生命本体最真实的苦难力量。

这种苦难,只有在萧红的笔下,才被推向极致。

读萧红,再轻浮的人,再邪恶的意念,都会得到净化与收敛。旧中国的女性苦难史,只有在萧红的笔下,才得到全面展现与诠释。这就是萧红在中国文学史不朽地位的原由。

我想,随着家萍人生阅历的深厚,以她的敏慧和深情,在未来的岁月,将会更多地关注女性的生命态,对现代女性的核心矛盾作进一步解读,更深地揭秘女性的本性与女性的宿命——乃至女性与母性的关系,人性与物性及神性的辩证统一规律;进而给困境中的现代女性,现实生活中的人,以方向意义和价值参照系。

我说过,人类由低级原始的纯体力、劳力走向智力与信息的21世纪,将是女性的世纪,“中性”的世纪。在此世纪,高度进化的人,纯粹较量的既不是体力也不完全是智力——终极较量将是“信息的真实度”。谁能占有并获得最高最真的信息:即宇宙演化的意义、目的、方向,进化的最终本质和使命(也即人的本质与使命),谁就是当代精神之王,人中枭雄!

我似乎已经看见一个崭新的“女媧时代”,一个群星璀璨的女性时代已经到来。因为相对于男性,相比那些浮躁的“大老爷们”,既然靠体力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女性优势的时代必然彰显:如女性的更具有“利基”倾向,女性与广义的创世精神及真实的内在生命,女性与爱、仁慈、真挚、公正、忘我、奉献、和谐、统一……等宇宙造人的本性,离得更近,更靠谱。

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人类史上最美妙最魅人时代的来临吧!

她是一枚无花果(序二)

吴昕孺 (诗人、学者)

安徽女作家陈家萍的大著《惊鸿伤影：民国才女传奇》玉成，嘱我写序。我欣然应之。虽然和家萍认识的时间不算长，但我们有过不少邮件交往，她还是我所编杂志的重要作者。在我印象中，她谦逊低调，文字却隽雅大方，以前读她的零碎篇什，犹如管中窥月，阅其色而不见其形；直到捧读《惊鸿伤影》，则仿佛天心月圆，洒下融融泄泄的清辉，天地间一片银白，让人感到一种空灵的美。

我喜欢家萍的文字，因为她用心。有人说，谁写文字不用心呢？但家萍的用心与别人有所不同。很多人用心图的是机巧，心是浮的；而家萍用心为的是天然，心是沉的。天然一派见真淳，家萍是把自己埋在文字里面，她的身子先进去了，心就好比一架探油的钻机，一直掘到人性隐秘的深层。

我们也许对这本书里面的很多人并不陌生，像萧红、张爱玲、林徽因、杨绛等，目前皆人气极旺，但像《惊鸿伤影》这样将民国所有才女一网打尽的书籍，市面上似乎尚未见到。何况，《惊鸿伤影》是一部出色的人文随笔集，它其实是女人对女人的解读，更准确地说，是才女对才女的解读。通过同一性别的感应，通过相似的人生理想的体悟，家萍咀嚼出了用寂寞与清高制成的青橄榄般的涩味，咀嚼出了用损害与伤痕凝结成的野菜花的苦味，咀嚼出了用韧性 with 聪慧酝酿出的山泉麦菽的香味……于是，她的文字也变得格外清冽芬芳。

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命运是由所处时代决定的。生逢治世，秩序井然，家和国兴，民族和国家以整体的形式出现，一齐上升，一齐停滞，一齐努力，而其整体之内的个体命运大都平稳运行，即便偶有非凡际遇，亦容易湮没于齐扎扎的时代

步伐之中。若生逢乱世，生灵涂炭，国破家亡，个体命运失去了政治与文化整体的庇护伞，可能反而在流离失所的困厄之中产生无数奇遇与奇观，铸就无数奇迹与奇才。在大树底下乘凉的后人，常常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神往于古代前朝，大都是风云激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比如春秋战国、魏晋、隋唐、明清乃至民国二三十年代，因为这样的年代，要不涌现出兀然而起的文化群峰，要不挺拔着倾国倾城的古典美人。

每一个男人都有英雄情结，渴望演绎英雄救美并抱得美人归的壮举；同理，每一个女性都有巾帼情结，梦想获得直欲压倒须眉的荣光。任何时代的美，都是男性与女性共同浇灌的结果。所谓“阳盛阴衰”或“阴盛阳衰”的时代，都难以有大美可言。在中国这样有着强大宗法传统的社会，礼制与秩序往往意味着女性的压抑、沉默与牺牲。表面上的治世，隐藏着的女性的辛酸与血泪反而可能更多。兵荒马乱，女性要经受比男性更多的苦难与折腾，但她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也更容易豁然解脱，一些天分高、出身好、际遇不凡、抱负很高的女子，就能脱颖而出，如一道道明媚的霞光，照亮那个衰颓的时代。17世纪中国明清换代时一位奇女子柳如是有诗曰“大抵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家萍在《黄逸梵：鸢尾花在歌唱》一章中写道：“她终于明白，不是自己不够美丽，不是自己不够可爱，不是丈夫不够爱自己，而是遗少身份的他，在新时代里无法安置自己，只能向着那个业已消逝的旧时代鞠躬，麻醉尴尬畸零人的痛感。他严重缺乏新生活所必需的意志软件，渐渐失去了爱一个新式女子的能力。”

把个人悲剧放在时代的背景里面，就会发现这些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你也可以说这是宿命，因为你碰巧在那样的时代碰到那样的对象，但这样的宿命只会让我们敢于面对，敢于承担，敢于去寻找解决的办法。黄素琼正是这样做的，她才培养出了更大的天才张爱玲。

问题是，像黄素琼这样奋力突围的女性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她们无法像男人那样血战而死，博得千秋万世名。她们只能用女性的坚忍和智识，周旋在动辄得咎的男权社会里，她们的成功，往往不是悲壮的死，而是顽强的生、执着的爱。

“张爱玲不能理解她的母亲，作为一个乱世佳人，她的流离之苦，她的情感之痛。据张茂渊说，黄逸梵曾多次流产，身心都惨遭重创，她的脾气自然就坏了。但，她自私也自私得有限，也动过‘将余下的钱都留给女儿，另找归宿’之念。”

黄素琼最终变成了濡染佛教的黄逸梵。

家萍还告诉我们：“民国不缺安闲的少妇，缺的是争取话语权的女子，尤其是妙笔纤纤，以铅字纸质形式发声的权利。世界本应是男女声二重唱的，可自古以来，男声高亢，女声喑哑。即使偶有人语，要么如班昭为男权声嘶力竭；要么被消音，如朱淑真。民国以来，幸有冰心倡导‘母爱、自然、童心’，高品位的文学沙龙上传来林徽因的莺声燕语，有丁玲激昂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更私人化的、更女性化的女性写作，则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苏青的《结婚十年》。”（《苏青：磨难枝节上开出浪漫花》）

“当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李庄的时候，梁从诚和母亲聊天，梁从诚说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说：‘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当我们读到这一节时，方大悟：徽因之美，原来糅合了巾幗之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她身上婉约呈现。”（《林徽因：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正是这些秀外慧中、身强志坚的美人才女，用她们的实际行动，为一个行将就木的时代开辟出一条求新之路，她们所表现出的优雅、勇敢，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靓丽的风景。的确，不要小看了美人才女。我的一位老师说，美女是先进生产力。他当然有调侃之嫌。我们披览历史，早已发现，只要有男人建立丰功伟业的地方，后面必定站着一个或几个女人；而当我们看到历史的细微处，还会发现，一旦国运枯败，男性萎弱无力支撑危局时，如果有一个或一群光华四射的女性挺身而出，她们的魅力虽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却总能留住一丝气脉，悄悄漫漶、绵延，直至凝聚成强大的文化气场。

一个没有美人才女照亮的时代是苍白的。

当然，除个别外，美人少有为国为民的自觉，她们大都凭着本能生活，她们爱美，爱展示自己的美，或通过容貌，或通过性情，或通过才学。因为这一些特异的美，是昏昏浊世里明媚照眼的奇葩，男人们便纷纷凑上来。这些可不是一般的男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为优秀、杰出的男人。但无疑，他们首先是男人，再优秀、杰出的男人也难以超越他的性别，就像再高贵、华美的女人难以超越她的性别一样。他和她，终是一对冤家。凡夫俗女，寻常家庭，夫妇间狼嚎狮吼、抓挠打斗自成家常便饭；何况英雄美女、才子佳人，更心高气傲，更求全责备，更理想主义，周围的诱惑与机遇也更多，所生种种变故与事端，便在情理之中。

只是在男权社会，加上宗法传统历史悠久，中国女性在两性对抗中的命运走

向尤其显得悲伤而落寞。才女、美人，曾经花团锦簇，曾经碧水蓝天，可才女带着怪僻，美人终归迟暮，短暂的繁花富丽之后，旋即被置身于情感与时代的暴风骤雨之中，无论你是否有才或曾经如何美貌，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时代所带来的问题以及那个时代的男人所带来的问题。因出身不同、性情相异、志向有别，她们在各自的情感、生活领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也得到截然不同的结局，或鲜花委地，零落成泥；或忍辱负重，偷延度日；或奋然一跃，化蝶而飞。

萧红可能想不到，即便是她死后，她的婚姻都成了别人名利双收的工具：“有意思的是，和萧红结婚后的端木，一度在友人面前极力否认和萧红结婚的事实。但，解放后，萧军和骆宾基否认端木和萧红结婚，端木却又唯恐他人不相信，指出人证，说出结婚细节。原来，承不承认，主要是看萧红给自己带来什么：带来羞辱，便否认；带来荣誉，便承认。”（《萧红：天空逼仄，羽翼稀薄，我奋力飞过》）

萧红英年早逝，带走了幽恨，也带走了绝世才华。而“蒋碧微最让我佩服的是，她没有传统女性软弱的劣根性，她不迁就男权，丈夫不待见自己时绝不作怨妇吟，不打落牙齿自个儿吞，将前尘往事拾掇得干净利落，携细软决然走爱情路线，且得以情终”（《蒋碧微：红云出岫非有意》）。

“攥着可观的分手费，蒋碧微不至于做爱情的乞丐，她一手打造和张道藩长达31年的爱情生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恋爱中，她一直端着姿势，爱得颇有尊严。跨越半个世纪的相守，2000余封情书，爱情含金量之高，海峡两岸都掂量出来。在这场为人津津乐道的爱情航班中，她一直是爱情的舵手。”（同上）

一个敢爱敢恨、敢想敢为、敢于做自己爱情舵手、为自己人生开创新局面的女性形象破纸而出。

写人物、历史类随笔，识见最为重要。若无识见，这类文章很容易成为故事集锦，淡而无味，薄思寡趣。在《惊鸿伤影》中，家萍的识见最显其用心之处。蒋碧微向前夫徐悲鸿索要巨款备受争议，家萍认为：“蒋碧微其实是个爱情至上者，重金休夫，只是不容她的爱情受到颠覆。”她断定庐隐是“五四时期最纯粹的女作家。她将自己揉碎了，血与泪、情与真，都掺和在小说里”。她评价萧红与丁玲这两大才女无愧于爱情勇士，“但，萧红是以尴尬的姿势来爱，每爱一次，便被剥离一次，心里满是伤痕；丁玲却是激情四射的，她的爱情充满了张力，丁玲是以积极昂扬的态度来爱，她的爱，终惠及自身”等等，皆自出机杼而灵机一片。

阅读这些民国才女，还会有另一重收获：看到男人。而且在一个才女的群

体中,尤能看到另一个男人的群体,他们的思想、品格以及对女性的态度。比如,同是因妻子比自己才高而对其不好,萧军对萧红是粗蛮横暴,拳脚相加;张志沂对黄素琼则冷漠相向,意气消沉。同是因为另有所爱而把自己的婚姻家庭搞得一塌糊涂,徐志摩热情似火却单纯如水,浪漫中自有一份担当与坚守,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绅士;郁达夫苦心积虑又反复无常,倾轧里尽失良知与斯文,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感情骗子。当然,像钱锺书与杨绛那样,既在才华上“拔河”较劲,又在生活中深情相拥的圆满伉俪,他们营造了世界上最为干净的婚姻,同时也缔造了世界上最为美好的爱情,那是让人人心动而神驰的:

“我的很多文友都说将《走到人生边上》作为枕边书,入睡前翻翻,那梦也有栀子的清香。婚姻不如意者喜读杨绛,读她的幸福,给自己的婚姻打一块补丁;婚姻如意者也喜读杨绛,在幸福中共鸣,那幸福便更为笃实。”(《杨绛:人生边上多余韵》)

一场秋雨,暑气尽消。于窗下读着家萍的《惊鸿伤影》,穿梭于民国佳丽才女的衣香鬓影、华词俏语之间,更感到作者缱绻于青灯黄卷之下的一颗水晶般的心,它时而奔跃,“看炎樱和张爱玲对谈,感觉她俩穿着旱冰鞋,咕滋咕滋,滑过来滑过去,在地球的两极之间,在阴阳之间,在中西之间”;时而低回,“张幼仪以沉静的语气,向侄孙女张邦梅讲述业已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百般滋味仍在心头,只是少了一个人。一个生命中最要紧的人。他给她的生命刮起沙尘暴,却又教会她,如何将沙子裹起来,凝成一枚晶莹的珍珠”;时而忧郁,“烦恼如草,文字如刀。独在异乡的恐惧感如虱般爬满身心,对抗孤独的灵丹是彻底孤独,将整个世界闷在门外,而陈年旧事如月色一点点洒在心野”;时而淡定,“她是一枚无花果,花深藏蕊中,人到中年赫然盛开,一扫少女时的纤薄,更见成熟的风韵。很传统,很中国,洋溢着山水画中兰梅的清芬。”……

家萍完全沉浸在她的文字世界里,也完全沉浸在她的情感世界里。她的声气吐纳、眉目顾盼间呈现出春阳柳丝的美,飞扬着秋风碧落的才。她不觉走进书里,成了这书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凝神定气、整整衣装,循着家萍的足迹走进,或许也能成为这书里的一部分呢……

2009年8月30日秋雨如泼

伊时代的伊人(自序)

童年,其实是条宽泛的河,潜藏着多脉渊源……

童年的底子的黑白的。的确良白衬衣,在手腕处卷得齐齐整整,塞在蓝裤子里,白球鞋。黑白电视。夏日,西边的天空才飞挂第一抹红霞,便有热心的村民到村头唯一拥有电视机的人家,义务清扫场院,搬出方桌,拉来带插头的灯泡,接通电源,调频道,然后一阵高亢的音乐声骤然响彻村庄……

露天电视场是最初的文艺气场。看了几集《徐悲鸿》,看到蒋碧微,混沌的童心飘来一虹民国女子的霓影。对“民国女子”心向往之。

我满心感激那些旧书堆。舅舅是中学语文教员,他有一间专门储放杂物的房间,我一有空,便去“搜宝”,时见泛黄的线装书,花鸟鱼虫,草木兽石,图文并茂,相映成趣。翻到有趣处便坐下来,一看半天。我家有一个大竹篓,装满了各种教科书及文学期刊。翻出哥哥的师范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古诗十九首,一读便呆,有些句子,真的如那曾撞击落魄书生张继的寒山寺的钟,一下一下敲在我混沌初凿的心坎。炎热的午后,独自坐在地上,默默记背。大姐家也有一堆旧书,多是历史类书籍、人物传记,也是吸引我常去的磁场。

冰心七岁便捧起《红楼梦》,张爱玲七岁便计划洋洋大作,于丹二三岁便接触古籍——真正的才女,无不打儿时便默默吸收古典文化,所谓“童子功”。乡下姐没有此等造化,唯一可喜处是完全属自律式的自学,是后童子功,恶补型的。干海绵的吸水性更强,早期的“文学的自觉与自为”,对一个智识未开的孩子,无疑大有裨益。

女作家石楠的《画魂——张玉良传》横空出世。电视上、广播里……简直是举国皆谈张玉良。大姐夫买得一本。我迫不及待地借来，直读得如痴如醉。

中学时代遭遇了《风流才女石评梅》，报纸连载，常有漏期之恨。

在教科书里认识了冰心、丁玲、萧红。课外，又邂逅了陆小曼、凌叔华、庐隐……次第阅读中，我触碰到了她们柔软的内心——凡是带壳的动物，内部无不异常柔软，如蜗牛，如河蚌。外壳，根本就是结茧的心。岂止民国女子，自古以来，凡是和文字结缘的女子，谁不或多或少背负着些“壳子”……

以私奔奏响婚姻之歌的蒋碧微因何怒对孙多慈？张道藩真的是徐悲鸿引堂入室的“大灰狼”吗？萧红到底经历了哪些情劫，终使文字一派沁凉？林徽因的“太太客厅”荟萃了哪些文化精英，他们何以齐刷刷拜倒在她石榴裙下，金岳霖真的是为了她而终身不娶甘为邻居么……那时候没有网络，不能百度。心存疑窦，只能在纸质文字里慢慢扒拉。但物质贫瘠的时代特别容易激发人的想象力，也特别容易培养哲学家。信息匮乏，只有靠想象来救场。无数个夜晚，在粗布蚊帐里的我因暑热而辗转难眠，试图拼接民国女子的绮丽人生。

70后与民国女子一相逢，便胜似无数。与其说70后诠释民国女子，莫如说她们在解自己心中的“民国”情结。这种解结的过程，痒且痛，却又快意无比。70后和民国女子精神上共通。这是隔代的融合。这个时代的人事被尘封多年，就像花果山水帘洞洞天，突然一天打开在孙猴子及他的猴朋猴友面前，那种震撼及狂喜，真的是排山倒海。70后情迷民国女子，且乐意以自己的方式破译个中人事，或许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每一位沉湎其中的女子，都“在劫难逃”。

于是，欣然缓缓行走在探幽道上，带着发现的震惊与喜悦，带着追溯的执着与坚定。跃跃，而又惴惴。

目 录

女娲的星空(序一) 王英琦	1
她是一枚无花果(序二) 吴昕孺	1
伊时代的伊人(自序)	1
萧红：天空逼仄，羽翼稀薄，我奋力飞过	1
黄逸梵：鸢尾花在歌唱	15
张茂渊：守一怀风清与月明	42
炎樱：生命的喜悦，容我一起领略	54
万种风情向谁低诉：同学少年都不贱	68
张爱玲：“别”时，一番滋味在心头	79
潘柳黛：嫉妒是最隆重的赞美	82
苏青：磨难枝节上开出烂漫花	89
林徽因：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98
张幼仪：将沙粒包裹成珍珠	109
凌叔华：海滩上种花	123
陆小曼：写到湖山总寂寥	128
唐瑛：锦衣欢 浮世痛	136
蒋碧微：红云出岫非有意	139
王映霞：沈园旧恨从头数	144

- 丁玲：纤笔一支谁与似 153
- 石评梅：陶然亭上恨悠悠 160
- 庐隐：在冰点与沸点之间 165
- 吕碧城：忍看华衣凉如水，万般情思寸寸灰 170
- 唐怡莹：等闲插柳柳成阴 174
- 孟小冬：才华闲抛为哪般 178
- 杨沫：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181
- 施济美：听我弹一弦生命的哀歌 186
- 毛彦文：多情却似总无情 189
- 陈衡哲：每个细胞都充满文艺气息 192
- 沉樱：一樱开尽春荼蘼 198
- 白薇：人生自是有情痴 205
- 孙多慈：独自沉沉味苦心 212
- 杨绛：人生边上多余韵 217
- 陈香梅：我的天空有太多精彩 224
- 文洁若：蝴蝶飞过沧海 229
- 跋 238

萧红：天空逼仄，羽翼稀薄， 我奋力飞过

萧红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家境富裕。父亲张廷举受过很好的教育，毕业于黑龙江省立师范学校；母亲姜玉兰通文墨，熟读唐诗宋词，针线活做得出色，还打得一手好算盘。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家庭会培养出一代淑女。但萧红却走上了另一条路，虽为家族不容，却被现当代文坛欣然接纳。

1911年端午，家家户户忙着插艾蒿、佩香囊、包粽子、煮茶蛋、吃打糕，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张家老宅的平静。这便是萧红。她自呱呱坠地时起便哭闹不休，放到水盆里洗，百般逗弄，还是哭，震耳欲聋，声嘶力竭。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拎出，笑骂道：“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萧红是长女，却“父不爱娘不疼”，一来由于父母满脑子男尊女卑思想，二来因为她出生日是屈原的忌辰，乡人认为，这一天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命运多舛。族人根据萧红的人生轨迹附会说她生下来便有反骨。

亲情的营养不良让萧红心生叛逆，她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她服了哪些“毒”？幼小时受到父亲的精神虐杀，一长大便迫不及待地躲到爱人羽翼下，却受到男权荆棘的一再伤害。正是因为服了大剂量的“毒”，萧红的女性意识很早便抬头，由朦胧走向清晰。她是软弱的，却又无比倔强。觉醒的女权意识使她不宜于家，浪漫的天性使她甘愿做飞蛾，以扑火的热情寻找着光明。于是乎，萧红在24岁上便像块土疙瘩被踢出礼教整饬家规森严的张家族谱。

萧红的情场：越轨的情致

萧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王恩甲、陆振舜、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如鸟般在萧红的情感天空滑过。

成长岁月中，母爱缺席，父爱贫瘠，如一株先天不足的株苗，萧红对于人生的温暖和爱有着超乎常人的贪求与依恋，表现在两性关系中，便成了“越轨的情致”。

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和王恩甲订亲。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为国殉难前是黑龙江省呼兰保卫团帮统，后改为省防军第一路（驻呼兰）统带，骑兵团上校团长。这是门好亲事，沿袭“门当户对”的传统路线。

订亲后，萧红便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又过了一年，我从小学毕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萧红眼里变成一具没有情感的动物。像鱼藻。

家，本来就不是温馨的，此时，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半年的工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

父亲的措辞是很严厉，但他用的未必是“不要脸”的深层意义，在他，很可能只是一句口头禅，他只是要维护父权。但，萧红却挑战了他的尊严。他将她打倒，她翻身坐起，痛得钻心，却不哭不闹，只用锐利的眼睛切割着他的尊严。父亲的权威在冷静地对视中被寸寸凌迟。

父亲加重了他的严厉，想更有震慑力。萧红却毫不害怕。

最终父亲让步了。

1929年，初中三年级的萧红在学生爱国运动中结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陆振舜如一道阳光穿透了萧红情感的黑暗。她试着向父亲提出解除与王恩甲的婚约，遭到断然拒绝。萧红感到自己像深海里的一尾鱼，无法泅渡到岸。陆振舜决定以实际行动感召萧红。4月份，他毅然从哈尔滨法政大学退学，先行入北平中国大学，为萧红去北平读书铺路子。他一再来信鼓励萧红反抗包办婚姻。是与王恩甲完婚，过衣食无忧的少妇生活，还是随陆